

<<线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线人>>

13位ISBN编号：9787539927909

10位ISBN编号：7539927909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哥们儿

页数：3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线人>>

### 前言

引子 1 出卖。

不错，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出卖”。

很不幸，和爱情以及死亡一样，出卖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至少在人类既往的历史上如此。

我们无法回避出卖和被出卖。

举个最底线的例子：你跟我或者我认识的那些人一样说过谎——说谎就是一种出卖，你出卖了真实。

从月球领土到羊头狗肉，没有什么不曾被出卖过。

权力可以寻租，纲领可以兜售，爱情可以讨价还价，明星的体臭也能装在瓶子里去竞标。

当然出卖的身价会有区别，钻石以克拉计，小白菜宁肯估堆儿。

出卖的方式也是可选的，有好身体，可以当模特，走走T台或者叫别人摄入画画，也可以奔酒店打打骚扰电话；模样差些的也能在街边站成一道风景，问一声先生要否耍一耍？

而我有几根好手指，我在敲键盘，出卖我的天赋，换我想要的某些东西。

谁也不要看不起谁，我们都是出卖者，不同的可能只是“下场”，因为大家面对的“市场”不同。

马上，我在这里要出卖一个人，出卖一个“出卖者”，他叫“摔炮儿”。

虽然我和摔炮儿素昧平生，但我在这里，还是愿意先称呼他为“我的朋友”，这基本表明了我对主人公的态度。

“我的朋友”是个不简单的人，在他的身体里，正义感和江湖气诡异地媾和在一起，互为矛盾。

摔炮儿是警方线人，真名叫秦诚，当然这是指小说里将要用到的名字。

## <<线人>>

### 内容概要

线人，就是尽人皆知的所谓间谍或者奸细，在江湖上又被称为线扳子、点子、眼线或谍报儿。面对于那些给警方做线人的瘾君子，行内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水鸭子。总之，光从这些称呼看，怎么琢磨这也是一种适合生活在阳光里的职业。

这可能无关情义，这只是一个原则问题。

秦诚发现那种自己愿意坚守并且一直相信可以坚守的原则突然崩溃了。

<<线人>>

作者简介

哥们儿，本名张春雷，一个喜欢码字的人，一个愿意倾听和分享的人。  
自2003年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陆续以哥们儿、麦冬的笔名出版《背叛》《四面墙》《黑马甲》  
等作品。  
《外遇》是作者的首部情感类小说。

<<线人>>

书籍目录

自序引子第一章 假警察第二章 亲兄热弟第三章 线人，陷阱第四章 排斥反应第五章 性情的泥泽第六章 水鸭子上岸第七章 心腹，还是大患第八章 放哑炮第九章 背后开枪尾声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假警察 1 和我最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不同，8年前的那个春末，清州市东城看守所的外观有些老旧，铁门上有明显的“牙垢”，入口的路面也干裂粗糙。据唐险峰说，从那时起再过几个月后，看守所才大变了模样，这个工程，是华盛集团的总经理乔森全额赞助的。

不光是看守所，养老院、孤儿院也都名正言顺地收过乔森的赞助款。

清州的一个偏僻乡村里，还有一所以“华盛”命名的希望小学。

唐险峰说，在清州这个只有百十万人口的不起眼的县级市，当年华盛的董事长乔森盛名有加，也不全是虚的。

8年前，就在“小地丁”被打后没几天，穿着便装的唐险峰和助手林小娄来看看守所提审另一宗伤害案的嫌疑人时，正看见侯七叼着烟卷儿往外走。

侯七看上去比二十七八岁的唐险峰稍微年长些，光头尖顶，小眼睛大鼻子，和唐险峰一样身材魁伟，走起路来也有着那股往前冲的猛劲，好像屁股后面装着推进器。

不过两个人的推进器肯定品牌不同，唐险峰走起路来给人的感觉总是勇往直前，侯七就难免有些横行霸道的意味了。

唐险峰顿了一下，冷眼看着侯七。

显然，侯七也看见他了。

“呦！”

唐队！

唐险峰当然不会去握侯七伸过来的手，甚至，他有种强烈的冲动，想顺势抓住侯七的腕子反扭他个跟头，然后暴打一顿！

他知道今天要是换成他的好兄弟摔炮儿，侯七这顿打是跑不掉了，可他毕竟不是摔炮儿。

他有着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理性，这使他在关键时候更像一架冷静的机器，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忍。

连公安局局长宋子涵都真心地赞赏，说险峰你是我见过的最适合当刑警队长的人。

唐险峰每次想到这句话，第一个感觉都不是自豪，而是尴尬——替当时站在旁边的副局长郎昆尴尬——因为郎副局长以前就是个刑警队长，而且恰巧是他唐险峰的前任。

这时，面对一脸找打表情的侯七，唐险峰一腔怒火，却居然笑了一下：“够快，都俩礼拜了？”

“快乐光阴易过嘛，您没听过一日三秋？”

两个人的笑都有些心怀鬼胎皮笑肉不笑的意味。

唐险峰懒得纠正侯七对成语的无知，只不屑地哼了一声，板起脸道：“这次算你领个小教训，以后记得别往枪口上撞了，你可以无所谓，你们乔老板的脸可不好看啊。”

“得，有您这话就好。”

乔爷是个场面人，您敬他一尺他让您一丈，有机会……” “有机会你还是多学学法吧。”

唐险峰不再多话，抬脚向里走去，林小娄白了侯七一眼，赶紧跟上。

门外一声刺耳的喇叭响，接着有人喊：“七哥！”

林小娄下意识回了下头，看见大门口停了辆大丰田吉普，“清O”字的牌照很扎眼。

一个胳膊上刺青的长发汉子正从车窗向这边龇着牙笑呢，手里还举着一朵不知道是玫瑰还是月季的破花乱晃着。

侯七快活地拍了下巴掌，大步向吉普车走去。

林小娄不忿地说：“唐队，这孙子坐着警车走，也太嚣张了吧。”

唐险峰没有回头验证，顺口应道：“比起乔森那怪蛤蟆来，他连蝌蚪也算不上。”

“真就这么让他走了？”

15天的拘留只待了3天，这是谁的主意？

这不给咱弟兄们难看吗？

“牢骚话就别说了。”

## &lt;&lt;线人&gt;&gt;

该死的活不了，我不信他个臭苍蝇能熬过冬去，现在就当给他个机会，让他再嗡嗡几天。

“ 啥机会，你真相信他能走人道儿？”

“ 我是让他接着折腾，然后死得更惨。

林小娄笑道：“ 队长，还是你狠。

唐险峰苦笑着，骂一声狗屁，接着说：“ 咱别自己给自己吃开心丸了，谁窝囊谁知道。说别的没用，先干正事吧。

两个人正往里走，后面有人喊：“ 险峰！”

唐险峰回头一看，是缉毒大队的队长葛东飞。

唐险峰问：“ 提人？”

“ 放个线儿。

葛东飞诡秘地一笑。

唐险峰笑道：“ 前几天让侯七打破头那个，是不是你的线儿？”

葛东飞笑道：“ 瞒不过你。

我看侯七给放了，咋回事？”

唐险峰“ 哼 ”了一声：“ 你问我，我问谁去？”

你那个线儿也是不争气，一口咬定自己是吃霸王餐才挨揍的，弄得我们也没脾气。

葛东飞恼道：“ 妈的，这工作没法干！”

咱们头脚抓，人家后脚放，踢足球也没这个规矩呀，也太不把咱当回事啦。

“ 这炮你到总结会上放去吧，我肚子里的火不比你小。

葛东飞问：“ 谁的门子知道不？”

“ 清州这屁大点儿地方，东城的耗子跟西城的猫都能拉上转折亲，谁知道人家烧的哪炷香？”

葛东飞一摆手，不忿地说：“ 不提了，侯七早晚是一死，我才不管谁是他二大爷，等我逮住他一把大的，看谁还敢出头给他打遮阳伞。

你干啥来了？”

“ 王远征不是叫人给砍了嘛，我们刑侦的不上，叫谁上？”

“ 王远征？”

交通局那个？”

谁干的？”

“ 一个无名小卒。

“ 呵，这回够他喝一壶的。

“ 不跟你扯淡了，咱各忙各的去吧。

葛东飞把刚刚掏出的烟揣回去：“ 本来想给你裸好烟儿呢，冲你这态度，省了。

葛东飞越过唐险峰，大步向里走去。

唐险峰办了提审手续，在问讯室等着看守所的管教去提人。

林小娄扫了一眼空白的笔录，说：“ 唐队，你说马宝驹今天会不会继续死扛？”

唐险峰本来微皱着眉头向窗外看着什么，一边把一支烟在手里来回拨弄着，听林小娄一问，马上就说：“ 扛？”

他给谁扛？”

有受害人和目击者的指证，连凶器都给他找回来了，他还能赖过去？”

“ 就是嘛，干脆咱也甭费劲了，给他打个认定算了，再加个拒不认罪，让检察院看着起诉去呗。

“ 没那么简单。

“ 咋了？”

“ 受害人还死咬着不放呢，况且…… ” 唐险峰话到嘴边，被一阵脚步声压了回去。

林小娄一转头的工夫，剃着光头的马宝驹已经戴着手铐，被一位管教送了进来。

唐险峰和林小娄都不说话，默默地看着管教把马宝驹安置在特制的椅子上，双方点下头，管教回身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 &lt;&lt;线人&gt;&gt;

马宝驹面无表情地看看面前的两个警察，试探性地轻咳了一声。

唐险峰把手里的烟卷儿在桌面上轻轻嗽打着，平静地说：“马宝驹，我们给了你一晚上时间想清楚，现在可以谈了吧。

” 马宝驹长出了一口气：“没啥说的，除非先让我见律师。

” “嗨，香港录像看多了吧！

” 林小娄眉头一下就皱成个疙瘩，却又忍不住想乐。

唐险峰绷着脸，一字一顿地说：“该见律师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现在你必须先跟我们谈清你的问题。

” 马宝驹皱着眉头说：“那我就还是那些话，反正抓也让你们抓了，左右我的案子也铁了，你们再怎么下套儿我也不会往里钻。

我上次在西区就是让警察给绕里边了，本来只偷了一辆破洋车，最后愣把两辆找不到主儿的摩托也给我安排上了，我那两年劳教也太冤啦。

” “甭扯那没用的！

” 林小娄一拍桌子说道。

唐险峰没理这个茬儿，好像刚才林小娄要是不拍桌子，他也不会主动阻止马宝驹继续忽悠。他看马宝驹又癞皮狗一样萎靡在椅子上，才平静地问：“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 “在这鬼地方，能睡得好吗？”

” “没人欺负你吧。

” 马宝驹翻眼皮看了唐险峰一下，没搭茬儿。

唐险峰道：“就是给你山珍海味吃着，估计你也睡不好，闹心啊，我知道是什么让你闹心来着。

” 马宝驹不接话，不以为然地撇嘴一笑。

唐险峰淡淡一笑：“你一直在问自己：宝驹啊宝驹，咱是保车还是保帅呢？”

” 马宝驹的眉头突地紧了一下，仰脸看着唐险峰：“您啥意思？”

” 唐险峰没理他，继续问自己的：“马宝驹，你昨天坚持说你砍人是因为对方撞了你道歉？”

” “是。

” “你脾气够大啊，撞你一下就奔死里砍？”

” “冲动了，现在悔得大肠头儿都青了。

” “好，手印你也按过了，我暂时相信这个。

不过，你知道你砍的是谁吗？”

” “我不认识。

” “那我帮你介绍一下，他是清州交警局的副局长王远征。

” “是谁也没办法了，后悔也没用，我就等着坐牢了。

” 唐险峰目不转睛地盯着马宝驹的表情。

刚才他说出被害人的身份时，马宝驹并没有强烈的意外感，这说明他或者事先就知道被伤害的是谁，或者就是心理素质超强。

唐险峰根据直觉，知道后一种可能为零。

唐险峰眼睛一瞪：“坐牢？”

你想得美！

你知道你把人砍成什么样子了？”

” 马宝驹显然紧张了一下，问：“我只是教训一下他，不会有大事吧？”

” “法医正在验伤，结果会给你写进起诉书里，总之这次你搞得有些大了。

如果你态度再不好点儿，我们或许按故意杀人给你报检了。

” 马宝驹猛地一直身子，似乎是想站起来，结果被铁椅子蛮横地拉了回去。

他瞪着眼睛：“那个人死啦？”

” 林小娄：“说你杀人未遂不就行了？”

” “我跟你们有啥仇？”

你们想多拿奖金也不能害我呀！

## &lt;&lt;线人&gt;&gt;

我根本没想杀他，顶多算故意伤害，这我懂。

” 林小娄刚想奚落他两句，唐险峰抢先道：“看来你不是不懂法嘛。

马宝驹，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调查得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判，你小子也是活该。

我们现在是想给你机会，让你自己交代，到时候还能让你轻松点儿，你不要不识好人心，更不要指望谁能来救你，跟国际歌里唱的\_样，你只能自己救自己。

” 马宝驹眨巴着眼，不说话。

唐险峰手里的烟卷儿不紧不慢地在桌上敲打着，马宝驹突然说：“给我支烟吧。

” 唐险峰看他两秒“现在不行，我们没时间陪你在这做思想斗争了，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我们就结案了。

小林，让他签字。

” 林小娄略微为难地看了一眼唐险峰，眼神里的意思：这也没问啥呀，签个什么字？

马宝驹突然说：“等等。

” 唐险峰不易觉察地兴奋了一下，马上平静下来，继续用无所谓的语气问：“说吧，是谁指使的？

” “……您，您还是先给我棵烟吧。

” 唐险峰审讯马宝驹的时候，隔壁房间里，葛东飞正绕着一个瘦子溜圈儿。

瘦子眼珠子装了引线似的，随着葛东飞的脚来回转着，一脸忐忑。

葛东飞刹住脚步，望着瘦子的后脑勺儿问：“想好了没有，‘麻秆’？

你是想劳教呢，还是按我设计的路子走？

” 麻秆吸溜一下鼻子：“葛队，我真是第一次买那玩意儿，一共就5克，您大人大量……”

“闭嘴！”

你以为我这儿跟你执行家法哪，你小子这叫犯法懂不？

我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已经是大人大量了。

你也甭废话了，我今天就放你走，你不是叫我逮了5克的现行吗？

你给我钓一个10克的来，你就彻底没事了，或者长期给我当线人，钓来鱼你拿奖金，当份工作干。

如果你不合作的话，我不强求，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谁让你有瘾坐牢呢，死活我不拦着。

” “葛队您饶了我吧，我还有老婆孩子呢！”

我要是当水鸭子钓鱼去，叫他们知道了，还不灭我全家？

” “他们？”

他们是谁？

” “……这我可不能说，我可不想……” “你不想？”

你想啥？

想打个口哨就天上掉馅饼？

我告诉你，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你还以为我求你哪！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还明着告诉你，你这次被抓，就是我放线儿钓的你！

你以为你们这些人还都是江湖兄弟呢是吧，狗屎！

你还知道自己有老婆孩子？

你他妈有这个心你能去吸毒？

” 麻秆低头不语。

葛东飞有些烦躁地一挥手：“我没时间跟你啰嗦，路我给你指好了，该怎么走你选，不跟我合作也行，你就等着去劳教所卸车皮吧，看看你那些铁哥们儿谁能帮你去照看老婆孩子！

说吧，两条道，你走哪条？

” 麻秆撩了下眼皮，哭丧着脸说：“我再想想行吧？”

” “想什么想？”

你就直接说，你想走人道还是鬼道吧。

” 麻秆咬着嘴唇，一会儿抬头：“我答应您。”

” 葛东飞松了口气，掏出烟来点上。

## &lt;&lt;线人&gt;&gt;

麻秆望着烟，吸下鼻子：“万宝路。

” 隔壁，唐险峰把手里被嗽打得很瓷实的烟卷放下，再掏出棵烟来，嚓地一声响，点上，离桌过去，递给马宝驹：“本来我都不打算管你了，昨天晚上让你家属签字的时候，你老娘的样子又让我于心不忍了。

” “你见到我老娘了？

” 马宝驹仰起脸，表情有些急迫。

唐险峰刚要说话，电话响了。

唐险峰看一眼号码，赶紧开门出去。

“郎局，我险峰……正在审，马宝驹准备开口了，跟我预测的一样，果然另有背景……是，随时向您汇报。

” 唐险峰回到审讯室的时候，马宝驹还在大口地吸烟。

唐险峰看看他，坐回座位：“马宝驹，上面在催促我们结案，你要不想说，就按你昨天的笔录给你报了。

” 马宝驹被烟呛了一下，咳了两声。

唐险峰说：“你是想自己背黑锅，在里面多待几年，还是尽早回家尽孝心？

看你好歹也是个男人，不会分不出轻重吧。

说吧，谁指使你干的？

” “侯、侯七。

” 唐险峰和林小娄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多少有些意外。

唐险峰微微一笑，装作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我们已经掌握了，不过也算你检举揭发吧，在卷宗里我们会给你注明。

下面，你说说细节问题，侯七第一次和你谈这个事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 2 马宝驹竹筒倒豆子抓紧坦白的时候，侯七乘坐的丰田吉普正在马路上发飙，警笛儿叫得人麻心。

长发司机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向窗外扔出个烟屁，说：“七哥，你这次出手也太轻了，不像你的风格呀。

” 侯七咧下嘴：“那王八羔子大小也是我一手带过的，我留着面子呢，就是警告一下他，叫他以后别那么嘴碎。

而且这小子挨了教训，也确实没敢说出他为什么挨打，乖乖承认是因为嘴馋吃了霸王餐，哼，算他识相。

不过我告诉他了，以后再敢吃里爬外帮着姓葛的来我这里钓鱼，我直接钩上他腮帮子钓王八去！

” 司机望着前方说：“我看，葛东飞那孙子是吃上咱们了。

” 侯七不屑地说：“想跟我死磕？

他还不够格儿。

我就是成吨地往清州拉海洛因，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 司机笑道：“看样子，刑警队这边倒是挺识相的，没敢难为七哥。

” 侯七一撇嘴：“扯臊，你知道个屁。

唐险峰更是块茅房里的砖头，要不是乔爷在上面有人，他恨不能抓着我这个小辫子拎我到楼顶上去呢。

” 侯七气哼哼地骂了几句姓唐的不知好歹，才喝了两口水，问：“花子，八纬路那片房子搞定了吗？

” 司机叫花子，本名华子建。

花子挤咕了一下眼，心不在焉地说：“差不离了。

” “啥叫差不离？

” “妈的还有两户赖皮不肯搬，昨天晚上乔爷都快急了。

要按我那意思，直接给把火不就完了嘛。

<<线人>>

” “没错，恶人就得恶治，再不搬就烧死那狗日的！”

” 花子嘟囔道：“可乔爷不同意，乔爷是越来越胆小了。”

” “乔爷那胆子比热气球还大，他不让你硬来，肯定有他的道理。

回头再说吧，总之在清州，没有谁能挡住乔爷的财路。

” 花子得意地一晃脑袋：“那是！”

” “操！”

看车！

” 侯七麻利地一伸手，帮花子猛地向怀里打了一下方向盘。

一辆小轿车紧擦着吉普车的外沿向斜侧冲去，然后是刺耳的刹车声。

.....

<<线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他们眼里，我不过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线人。  
或许，你也这么想吧！

——秦诚           高招？

有什么高招？

靠的就是拼命，胆大心细，多放眼线，实在不行就直接去卧底，反正跟这些亡命徒你不能有固定招式。

——老陈           靠，线人就是对方阵营里的叛徒，有几个叛徒有好下场的？  
这可是拿剃须刀擦屁股的行当啊。

——秦诚           在我们这行里，把线人叫做水鸭子，只要我们发现水鸭子上过岸，回来他就别  
想活命了……       ——娟姐           你指望线人告诉你他知道的一切？

这不可能。

他们为了生存才当线人，如果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这不就成了一锤子买卖？

他以后还靠什么糊弄你的线人费？

——老陈

<<线人>>

编辑推荐

一个在正义和恩情间挣扎的神秘人物，一部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黑色诗篇。

这是一个在正义和恩情间挣扎的神秘人物，这是一部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黑色诗篇。

清州市新闻线人秦诚偶然仗义执言，解救了素昧平生的护士韩馨儿，当时韩馨儿正匆匆赶往华盛集团老总乔森家为其母亲做特护。

巧合的是，乔森正好是秦诚的恩人。

接着，鬼使神差，秦诚进入华盛集团，得到乔森重用。

事实上，此时的华盛集团及其干将侯七，因涉及多件重大案件，成为警方关注的对象，但一直苦于无计可施。

秦诚的转变，让一直清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唐险峰看到了希望。

他邀请秦诚担任自己的刑事线人，协助调查侯七的犯罪证据。

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桩小事件，不仅将秦诚引向一个越来越凶险的漩涡，还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清州。

<<线人>>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